

浑沌

贾平凹 散文随笔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浑沌

贾平凹散文随笔集

1267/629

2007



倏与忽时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极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本纪》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浑沌 / 贾平凹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404-3967-5

I. 浑... II. 贾...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511 号

浑沌

贾平凹散文随笔集

作者: 贾平凹

责任编辑: 金国政

整体设计: 进子 吴学军 蒋武智 梦猪 彭川

排版制作: 无限·坊 平面设计工作室
<http://www.wxf-design.cn>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970 × 640 mm 1/16

印张 = 13

印数 = 1—15000

书号 = ISBN 978-7-5404-3967-5

定价 = 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52年出生，陕西丹凤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怀念狼》、《高老庄》，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作家最近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

目录

我有个狮子军	001
拴马桩	004
六棵树	009
土彩罐	017
经过豆沙关	018
杂感	021
吃面	023
大唐芙蓉园记	025
沙家浜记	027
看了两个展览	029
食神	031
大红袍茶树记	033
游悟真寺	034
《秦腔》后记	036
《高兴》后记	044
《废都》再版序	062
《贾平凹语画》序	064
《秦腔》繁字版序	066
我不知道	068
《优雅的汉语·影响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序	070
《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五十篇散文》序	071

小记晓雷先生	073
读马迎春诗	075
读范超散文	078
李星	079
王志平	081
贾三	084
荞麦园	086
读李育善散文	088
谈李宗奇散文	091
说柏雨果摄影	094
说钟镐书法	096
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097
关于语言	109
沈从文的文学	115
关于郁达夫	125
关于小说语言	127
在《红楼梦·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	135
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138
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141
在《秦腔》首发式上的讲话	142
受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仪式上的讲话	144
《中国百石欣赏》	146
看 2006 年德国世界杯足球赛	181

我有了个狮子军



我体弱多病，打不过人，也挨不起打，所以从来不敢在外动粗，口又笨，与人有说辞，一急就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回到家了，才想起一句完全可以噎住他的话来。我恨死了我的窝囊。我很羡慕韩信年轻时的样子，佩剑行街，但我佩剑已不现实，满街的警察，容易被认作行劫嫌疑。只有在屋里看电视里的拳击比赛。我的一个朋友在他青春蓬勃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我提着枪，跑遍了这座城市，挨家挨户寻找我的新娘。”他这种勇气我没有。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别人的魔鬼，要么被女人征服，要么就光天化日地出去伤害，我的魔鬼是汉罐上的颜色，出土就气化了。

一日在屋间画虎，画了很多虎，希望虎气上身，陕北就来了一位拜访我的老乡，他说，与其画虎不如弄个石狮子，他还说，陕北人都用石狮子守护的，陕北人就强悍。过了不久，他果然给我带来了一个石狮子。但他给我带的是一种炕狮，茶壶那般大，青石的，据说雕凿于宋代。这位老乡给我介绍了这种炕狮的功能，一个孩子要有一个炕狮，一个炕狮就是一个孩子的魂，四岁之前这炕狮是不离孩子的，一条红绳儿一头拴住炕狮，一头系在孩子身上，孩子在炕上翻滚，有炕狮拖着，掉不下炕去，长大了邪鬼不侵，刀枪不入，能踢能咬，敢做敢为。这个炕狮我没有放在床上，而是置于案头，日日用于摩挲。我不知道这个炕狮曾经守护过谁，现在它跟着我了，

我叫它：来劲。来劲的身子一半是脑袋，脑袋的一半是眼睛，威风又调皮。

古董市场上有一批小贩，常年走动于书画家的家里以古董换字画，这些人也到我家来，他们太精明，我不愿意和他们纠缠。他们还是来，我说：你要不走，我让来劲咬你！他们竟说：你喜欢石狮子呀？我们给你送些来！十天后果真抬来了一麻袋的石狮子。送来的石狮子当然还是炕狮，造型各异，我倒暗暗高兴，萌动了我得有个狮群，便给他们许多字画，便让他们继续去陕北乡下收集。我只说收集炕狮是很艰难的事情，不料十天半月他们就抬来一麻袋，十天半月又抬来一麻袋，而且我这么一收，许多书画家也收集，不光陕北的炕狮被收集，关中的小白狮也被收集，石狮收集竟热了一阵风，价钱也一涨再涨，断堆儿平均是一个四五百元，单个儿品相好的两千三千不让价。

我差不多有了一千个石狮子。已经不是群，可以称作军。它们在陕北、关中的乡下是散兵游勇，我收编它们，按大小形状组队，一部分在大门过道，一部分在后门阳台，每个小房门前列成方阵，剩余的整整齐齐护卫着我的书桌前后左右。世上的木头石头或者泥土铜铁，一旦成器，都是有了灵魂。这些狮子在我家里，它们是不安分的，我能想象我不在家的時候，它们打斗嬉闹，会把墙上的那块钟撞掉，嫌钟在算计我。它们打碎了酒瓶，一定是认为瓶子是装酒的，但瓶子却常常自碎了。闹吧，屋子里闹翻了天，贼是闻声不敢来的，鬼顺着墙根往过溜，溜到门前打个趑趄就走了。我要回来了，在门外咳嗽一下，屋里就全然安静了，我一进去，它们各就各位低眉垂手，阳台上有了窃窃私语，我说：谁在喧哗？顿时寂然。我说：“嗨！”四下立即应声如雷。我成了强人，我有了威风，我是秦始皇。

秦始皇骑虎游八极，我指挥我的狮军征东去，北伐去，兵来将挡，遇土水淹，所向披靡，一吐恶气。往日诽谤我，羞辱我的人把他绑来吧，但我不杀他，让来劲去摸他的脸蛋，我知道他是投机主义者，他会痛哭流涕，会骂自己是猪屎。从此，我再不吟诵忧伤的诗句：“每一粒沙子都是一颗渴死的水”。再不生病了拿自己的泪水

喝药。我要想谁了，桌上就出现一支玫瑰。楼再高不妨碍云向西飞，端一盘水就可收月。书是我的古先生，花是我的女侍者。

到了这年的冬天，我哪儿都敢去了，也敢对一些人一些事说不，我周围的人说：你说话这么口重？我说：手痒得很，还想打人哩！他们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啦。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有了狮军，有了狮军，我虽手无缚鸡之力，却有了翻江倒海之想。这么张狂了一个冬季，但是到了年终，我安然了。安然是因为我遇见大狮。

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关中收购了一个石狮，有半人多高，四百余斤。大的石狮我是见得多了，都太大，不宜居住楼房的我收藏，而且凡大的石狮都是专业工匠所凿，千篇一律的威严和细致，它不符合我的审美。我朋友的这个狮子绝对是民间味，狮子的头极大，可能是不会雕凿狮子的面部，竟然成了人的模样，正好有了埃及金字塔前的蹲狮的味道。我一去朋友家，一眼看到了它，我就知道我的那些狮子是乌合之众了。我开始艰难地和朋友谈判，最终于重金购回。当六人抬着大狮置于家中，大狮和狮群是那样的协调，使你不得想不到狮群在一直等待着大狮，大狮一直在寻找着狮群。我举办了隆重的拜将仪式，拜大狮为狮军大将军。

有了大将军统领狮军，说不来的一种感觉，我竟然内心踏实，没了躁气，是很少给人夸耀我家里的狮子了。我似乎又恢复了我以前的生活，穿臃臃肿肿的衣服，低头走路。每日从家里提了饭盒到工作室，晚上回去。来人了就陪人说话，人走了就读书写作。不搅和是非，不起风波。我依然体弱多病，纳言笨舌，别人倒说“大人小心”，我依然伏低伏小，别人倒说“圣贤庸行”。出了门碰着我那个邻居的孩子，他曾经抱他家的狗把屎拉在我家门口，我叫住他，他跑不及，站住了，他以为我要骂他揍他，惊恐地盯着我，我拍了拍他的头，说：你这小子，你该理理发了。他竟哭了。

2005.1.7

拴马桩

贾平凹散文随笔

004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西安人热衷收藏田园文物。我先是在省群众艺术馆的院子里看到了一大堆拴马石桩，再是见在碑林博物馆内的通道两旁栽竖了那么长的两排拴马石桩，后就是又在西北大学的操场角见到了数百根拴马石桩。拴马石桩原本是农村人家寻常物件，如石磨石碾一样，突然间被视为艺术珍品，从潼关到宝鸡，八百里的关中平原上对拴马石桩的抢收极度疯狂。据说有人在城南辟了数百亩地做园子，专门摆列拴马石桩，而我现居住的西安美术学院里更是上万件的石雕摆得到处都是，除了石鼓，石柱础，石狮，石羊，石马，石门梁，石门墩，石滚，石槽外，最多的还是拴马石桩。这些拴马石桩有半人高的，有一人半高的，有双手可以合围的，有四只手也围不住的，都是四棱，青石，手抚摸久了就起腻发黑生亮。而拴缰绳的顶部一律雕有人或动物的形象，动物多为狮为猴，人物则千奇百怪或嘻或怒或嗔或憨，生动传神。我每天早晨起来，固定的功课就是去这些石雕前静然默思，我觉得，这些千百年来老石头一定是有了灵性的，它们曾经为过去的人所用，为过去的人平安和吉祥在建造时有其仪式，在建造过程中又于开关、就位上有其讲究，甚至设置了咒语，那么，它们必然会对我的身心有益。

任何文物的收藏，活跃着的，似乎都是一些个人行为，其实最后皆为国家、社会所有，它之所以是文物，是辗转了无数人的手，

与其说人在收藏着它们，不如说它们在轮换着收藏着人。上个世纪之初，于右任和张钫凭借了他们的权势和智慧，大量收藏过关中的墓碑，他们当时有过协定，唐以前的归于右任，唐以后的归张钫，近百年过去了，于右任收藏的墓碑都竖在了碑林博物馆，而张钫将那些墓碑运回河南老家，现在也成了“千唐志斋”博物馆。于右任和张钫是书法家，他们只收藏有文字的墓碑，后来又有了个美术教育家王子云，他好绘画，好雕塑，就风餐露宿踏遍了关中，访寻和考察了关中的石雕，写成报告并带回大量的实物拓片。但是，于右任、张钫和王子云并没有注意到拴马石桩之类，可能那时关中的石刻石雕太多了，战乱年间，他们关注的是那些面临毁坏的官家的、寺院的、帝王陵墓上的东西，拴马石桩之类太民间了，还没有也来不及进入他们的视野。地面上的文物是一茬一茬地被挑选着，这如同街头上的卖杏，顾客挑到完也卖到完，待到这些拴马石桩之类的东西最后被收集到，才发现这些民间的物件其艺术价值并不比已收集了的那些官家的寺院的陵墓上的东西低。西安是世界性的旅游城市，可大多数的游客只是跟着导游去法门寺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那如蚁的人窝里拥挤，流汗，将大把的钱扔出去。他们哪里知道



骑一辆单车到一些单位和人家去观赏更有玩味的拴马石桩一类的石雕呢？我庆幸我新居到了西安美术学院，抬头低眼就能看到这些宝贝，别人都在“羊肉泡馍”馆里吃西安的正餐的时候，我坐在家品尝着“肉夹馍”小吃的滋味。

我在西安美术学院的拴马石桩林中，每一次都在重复着一个感叹：这么多的拴马石桩呀！于是又想，有多少拴马石桩就该有多少匹马的，那么，在古时，关中平原上有多少马呀，这些马是从什么时候起消失了呢？现在往关中平原上走走，再也见不到一匹马了，连马的附庸骡，驴，甚至牛的粪便也难得一见。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学会了降龙的本领，但他学会了降龙本领的时候世上却没有龙。如今，马留给我们的是拴马的石桩，这如同我们种下麦子却收到了麦草。好多东西我们都丢失了，不，是好多东西都抛弃了我们，虎不再从我们，鹰不再从我们，连狼也不来，伴随我们的只是蠢笨的猪，谄媚的狗，再就是苍蝇蚊子和老鼠。西安的旅游点上，到处出售的是布做虎，我去拜访过一位凿刻了一辈子石狮的老石匠，他凿刻的狮子远近闻名，但他去公园的铁笼里看了一回活狮，他对我说：那不像狮子。人类已从强健沦落到了孱弱，过去我们祖先司空见惯并且共生同处的动物现在只能成为我们新的图腾艺术品。我们在欣赏这些艺术品的时候，更多地品尝到了我们人的苦涩。

在关中平原大肆收购拴马石桩一类石雕的风潮中，我也是其中狂热的一员。去年的秋天，我们开着车走过了渭河北岸三个县，刚刚到了一个村口，一个小孩扭身就往巷道里跑，一边跑一边喊：西安人来了！西安人来了！立即巷道里的木板门都咣啷咣啷打开，出来许多人把我们围住，而且鸡飞狗咬。我说：西安人来了怎么啦，又不是鬼子进了村？他们说：你们是来收购拴马石桩的？原来这个村庄已经被来人收购过三次了。我们仍不死心，还在村里搜寻，果然发现在某家院角是有一根的，但上边架满了玉米棒子，在另一家茅坑还有两根，而又有一家，说他用三根铺了台阶，如果要，可以拆了台阶。这让我们欢喜若狂，但生气的事情立即发生了，他们漫天要价，每一根必须出两千元，否则只能看不能动的。农民就是这

样，当十年前第一次有人收集拴马石桩，他们说石头么，你能拿动就拿走吧，帮着你把拴马石桩抬到车上，还给你做了饭吃，买了酒喝，照相时偏要在院门口大声吆喝，让村人都知道西安人是来到了他们的家。而稍稍知道了西安人喜欢这些老石头，是什么艺术品，一下子把土坷垃也当做了金砣子。那一次，我们是明明白白吃了大亏购买了五根拴马石桩。

也就在这一次收购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农村的萧条，几乎到任何一个村庄，能见到的年轻人很少，村口或巷道里站着和坐着的多是一些老人和孩子。询问有没有拴马石桩，他们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疑惑地看你，然后再疑惑地看停在旁边的汽车，说：那得掏钱买哩。我们说当然要掏钱的，他们才告诉你有或者没有，又说：还有牛槽的，还有石门墩哩。领着你去看了，或许有一根两根，不是断裂就是雕刻已残损、失去形状，但他们能拿出石门墩来，牛槽来，还有石碌碡，打胡基的础子，砸蒜的石臼，都是现代物件，说：买了吧，我们缺钱啊。看得出他们是确实缺钱，衣衫破烂，面如土色，每个老人的后脖颈壅着皱折，晒得黑红如酱，你无不生出同情心来，被同情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就这些人，和你论起价



来，要么咬一个死数，然后就呼呼噜噜地吃他的饭，饭吃完了又一遍又一遍伸出舌头舔碗，不再出声，而另一个则舌如巧簧，使你毫无还嘴之机。买卖终于是做成了，我们的车却在另一条巷里受阻，因为有人家在办丧事，一群人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声催喊着快去邻村喊人，他们有气力的劳力已经极少，必须两个村或三个村的青壮劳力方能将一具棺材抬往坟墓。在一片哀乐中，两个村庄的年轻人合伙将棺材抬出村去，我不禁有了一种苍凉之意。千百年来，农民是一棵草一棵树从土里生出来又长在土上，现在的农民却大量地从土地上出走了。马留给了我们一根一根拴马的石桩，在城市里成为艺术的饰品，农民失去了土气，游荡于城市街头的劳务市场，他们是被拔起来的树，根部的土又都在水里抖刷得干干净净，这树能移活在别处吗？

开着收购来的拴马石桩的车往城里走，我突然质疑了我的角色，这是在抢救民间的艺术呢，还是这个浮躁的年代的一个帮凶或者帮闲？

当西安美术学院分配了我那套楼下一层的房子时，窗外是早栽竖了三根拴马石桩，我曾因窗外有这三根拴马石桩而得意过，而现在，我却为它悲哀：没有我的时候是有马的时代，没有了马的时代我只有守着拴马石桩而哭泣。

2003.6.21

六棵树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高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大约有四十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的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咳，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



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栲树、榭树、棠棣、栎、桧、柞和银杏木，白皮松了，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槌枷，檐簸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

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

皂角树。我们的村子分碛上碛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碛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碛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碛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祛衣服上的垢甲，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蹴在门口了。

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碛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碛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鞭。亮鞭非常难看，后腿间吊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

秃子四十一岁上，去深山换包谷。我们那儿产米，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一斤米能换二斤包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却喝米角儿粥！

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

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邻居还听到了，寡妇在高潮时就喊：卫东，卫东！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卫东是谁？儿子说是他爹，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把他爹炸死了。大家就嘲笑秃子，夜夜替卫东干活哩，秃子说：替谁干都行，只要我在干着。

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可那女人大方，搞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碡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

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哩？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后，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秃子一下子衰老了，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碡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

药树。药树在法性寺后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小学校，铃声在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禾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

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棣花的。问：棣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

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每天早晨上操完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解放后